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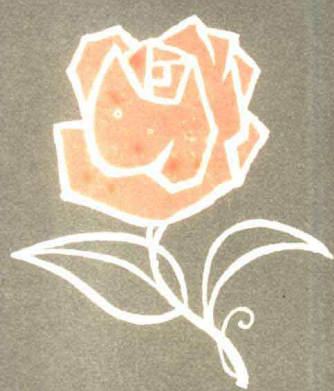
031
3473
F1243

000159

031
3473
T. 12 4. 3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2卷 7-9

1921

931 633159
3473
. 12-4-8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II. No. 7,

Commercial

Press,

Ltd.



小說月報

第十二卷第七號

七月十號出版

目 要

創 作 論 (論文九篇)
創 作 (小說七篇 劇本一篇)
譯 叢

禁食節病太潘萊士著.....雁冰

醫藥一隅或較生著.....百里

墮入日記(俄國屠格涅甫著).....濟之

生熱死熱(美國馬托溫著).....一橋

工人經惠略夫(長篇小說)(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迅

懷客入(劇本)(法國毛里哀著).....真常

猶太文學與賓斯奇.....厂品譯

海外文壇消息.....沈雁冰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说月报 第十二卷7—9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商务印书馆

（北京文津街七号）

陕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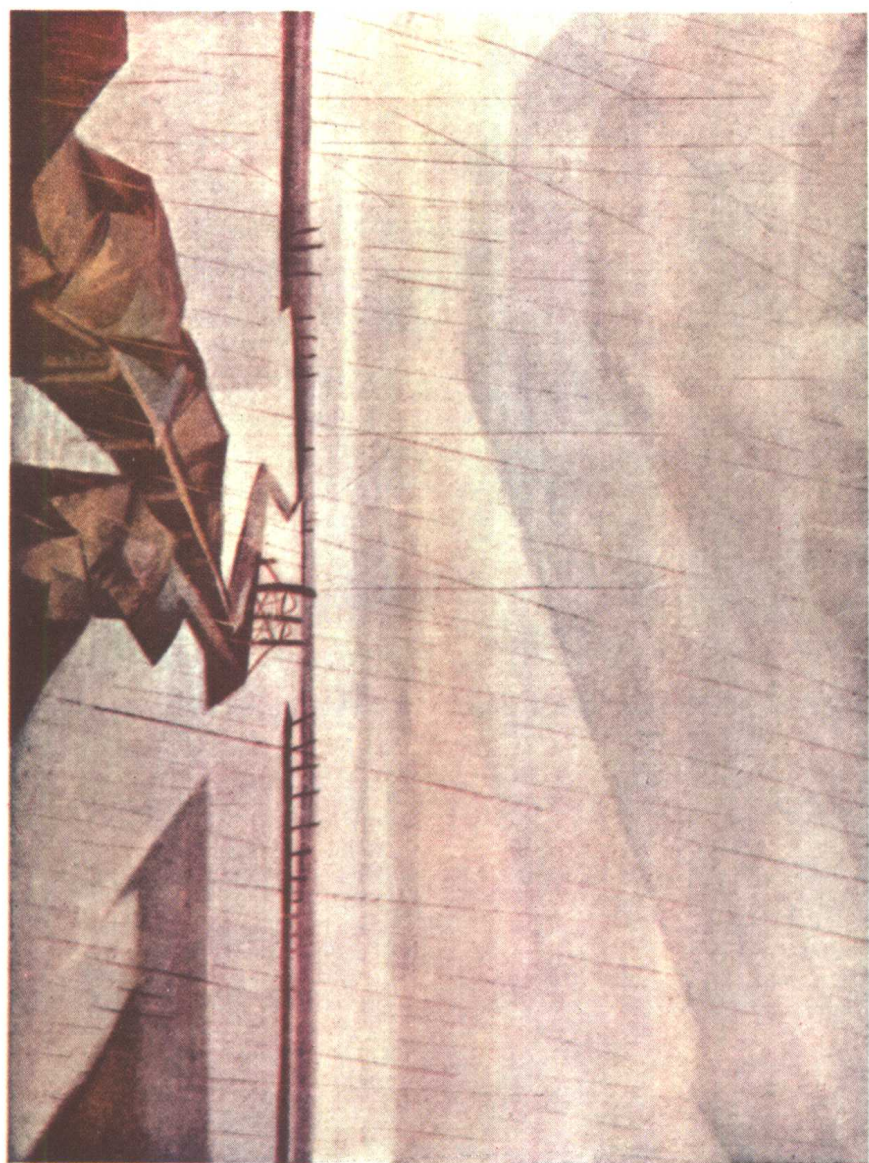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4月北京新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80元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2（3）

荒棄的壕溝



孫文筆

在介紹涅文孫 (G. R. Nevinsou) 底作品以前，先要了解後期印象派底哲學。後期印象派下雖有立體，未來，諸派，但是他們底藝術觀點都是大不同的。他們說：藝術不是受自然印象所分解。乃是爲自我生命底統一而有。作者對於個性之中認定生命有確實的存在，然後用畫筆表現出來。今日的藝術對於由眼根所接觸底外部，最先本無何等感覺，吾人只可由自然底迹象而成爲精神能力底創造。自然對於這樣的創造，僅能供給些少偶然的機會，吾人能使這自然底迹象成爲靈活的創造，然後藝術才能依精神作用而脫離對象底威嚴；然後自由和創作者自身能够完滿實現出來。因爲有自然，才有自然底象徵；有我底魂，才有宇宙底魂之存在，所以表現創造，就是藝術。涅文孫是一位立體派畫家，於1879年生於英國赫姆斯德 (Hampstead)。他是著名著作家亨利·涅文孫 (Henry W. Nevinsou) 底兒子。他曾游過巴黎。1913年始把他底第一幅畫在倫敦發表。後來新英藝術俱樂部，和金曜俱樂部倫敦團都有他底作品接續地陳列出來。歐戰時，被命爲戰事藝術員。他底第一張戰事畫陳列在1916和1917年底萊瑟志美術陳列室 (Leicester Galleries) 裏頭。他底傑作機關鎗可以算是他底代表作品之一。其餘如行軍，荒棄的壕溝等，都是他底得意作品。

從涅文孫底作品，可以覺得他曾將後期印象派底原理應用在自己底作品裏頭。



意大利 Gino Severini 作

講演

塞佛立尼 (Gino Severini) 是意大利未來派畫家中的有名人物。一八八三年生於高托那 (Cortona)。嚴格說來，他也是「無師」的。但他的美學理論却受著 Vitruvius, Jacopo di Barbari, Fra Luca Bagnoli 等人的影響。他的作品於羅馬的國家畫會。一九一二年，在倫敦及巴黎開他人作品的展覽會。一九一三年在柏林，一九一六年在紐約。此幅「講演」是他一九一七年的作品。主意在顯示形體的互相透射。結果很使這幅畫像一張 X 光線的照相呢。



自然的型

法國 Auguste Herbin 作

海爾賓 (Auguste Herbin) 一八八二年生，他自號爲「無師之徒」。他和其餘幾個同時的畫家一樣，常常去到沙龍，但也不十分多去。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他的作品被列於獨立展覽會；一九一八年，他把自己的作品獨開一個展覽會。去年「立體派大作家展覽會」中他出品也很多。

從此張「自然的型」可以看出他想挽救立體派過拘於整式的毛病。

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七號目錄

一 創作討論

(三一—四五)

創作與哲學	瞿世英
創作的要素	葉紹鈞
社會背景與創作	郎損
創作的我見	盧隱女士
平凡與纖巧	鄭振鐸女士
怎樣去創作	王世瑛女士
創作底三寶和鑑賞底四依	許地山
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	說難
創作的前途	沈雁冰

二 創作

愛的實現	冰心女士
月影	王統照
別	朱自清
快樂之神	孫夢雷
死後二十日	孫夢雷
黃昏後	落華生
紅玫瑰	盧隱女士
本惡親會	葉紹鈞

三 譯叢

禁食節(新猶太潘萊士著)	沈雁冰譯
印第安墨水畫(瑞典蘇特爾褒格著)	沈雁冰譯
鷲巢(腦威般生著)	蔣百里譯
獵人日記(續)(俄國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中華民國十年七月十日發行

七 插 畫

- (一) 荒棄的濠溝 英國涅文孫筆(三色版精印)
- (二) 講演 意大利塞佛立尼作
- (三) 自然的型 法國海爾賓作

四 猶太文學與賓斯奇

後期印象派與表現派
海外文壇消息

- (七十六) 兩本研究羅曼羅蘭的著
- (七十八) 愛爾蘭島雷古夫人的新著
- (八十) 俄國批評家對於威爾士的俄事觀的批評
- (八十二) 丹麥和奧國的兩個文家的英譯
- (八十四) 意大利戲曲家唐南遮的近代
- (八十六) 卡西爾的新作
- (七十七) 新希臘詩人的新希臘主義
- (七十九) 戰後德國文學的第一部傑作
- (八十一) 波蘭文家萊芒的沉痛話
- (八十三) 羅馬尼亞短篇小說集
- (八十五) 阿爾克斯托爾斯泰的近代

一 樓譯 (二七二五)
魯迅譯 (一一一六)
真常譯 (一一九)
馮虛女士譯 (一一九)
鄭振鐸譯 (一一〇)
海峽譯 (一一二)
海鏡 (一一八)
沈雁冰 (一一八)

生歟死歟(美國馬託溫著)
工人殺惠路夫(俄國阿爾志跋梭夫著)
劇怪客人(法國毛里哀著)
阿富汗的戀愛歌
譯太戈爾詩
屠格涅夫散文詩

小 說 月 報



(圖樂出娃夏與當亞)

創作討論

創作與哲學

瞿世英

我知道我這篇文字的題目一定會引起許多讀者的懷疑；以爲創作與哲學怎樣會相提並論呢？因此我必要先將我所謂「創作」與「哲學」的界說講清楚，我所謂創作便是具有文學的特質的創造的 (Creative) 作品，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文學的散文。若簡而言之自然就是文學的作品了。哲學這種東西，自有哲學以來便不曾有好好的界說，但是據我的意見，無論他說到怎樣天翻地覆，講什麼宇宙本體，知識來源而哲學最重要的問題便是人生問題和人生與其環境的關係的問題。換言之就是要研究人生，人所生存的宇宙，和人生與宇宙的關係，而最要緊的還是人生，所以我以爲哲學便是要解答這人

創作



愛的實現 冰心女士

二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羅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一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腳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走着跳着的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躍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生問題與宇宙問題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文學的對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評人生，表現人生。哲學的對象也是人生，所以創作與哲學同論並不奇怪。

文學（依莫爾頓教授的主張）是思想藝術與文字的一種作用。我們研究創作與哲學，最要緊的便是「思想」這一部分。思想是文學的本質，沒有好本質，雖有好藝術，亦無可表現。我們既然承認文學是人生的表現，是人生的批評，那麼文學的本質便是人生。所以我說文學的本質應當是哲學。文學所表現所批評的便是某種人生觀與世界觀。歷來的文學家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包含着一種人生觀與世界觀的。簡言之就是創作應當以哲學為本質。

二

古往今來的文學家，他們的創作所以能歷久不磨的緣故，就是他們對於人生的批評和表現是從他們的人格裏滲透過機寫出來的，決不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着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嬰兒，歡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却蓋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頸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渦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陰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陰中，似乎還隱現著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默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聽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

是任意塗抹胡亂做來的，是根本着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是顯示或解釋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這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因為是真的所以纔能那樣親切誠摯，給人以一種印象，纔能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這些都是文學的特質，不可或缺的，但假的却不行。

易卜生的創作決不是般生的，高士倭綏的戲劇決不是王爾德的，佐拉與巴爾扎克雖同爲寫實派而創作却一看就分別出來，托爾斯泰說「愛」，杜思退益夫斯奇也談「愛」，安特列夫也主張愛人道，梅德林克也講愛，太戈爾也談愛，更加上一切現代主張人道主義的文學家，說的話大致一樣，但決不是一樣，爲什麼緣故？他們的哲學多少不同，世界沒有兩個絕對一樣的作家，但作家却每時代都有，便是這個緣故，而他們所以創作成功，便祇在有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所以從創作家一方面說，一篇創作必要有

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接時的，也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著，白沫幾乎侵到欄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著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著椅背站著，「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蘭干，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表，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極好的本質，這本質便是哲學——他的哲學，但是一個人的哲學，若是沒有確定，朝信夕更，茫無所適，便也不能有好創作。譬如易卜生的「木偶之家」中的諾拉，若是易卜生沒有確定的人生觀時，則諾拉的人格也決不確定的，若諾拉的人格不確定，則這本劇就算完了。所以我主張必要有了你自己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能有好創作。現在中國的作者最大的毛病，便是沒有確定的人生觀，這自然沒有好創作了。至於那些專堆濫調，專寫情書，專做歪詩的人物，不要說他自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便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做到那裏算那裏的，更不用談起了。

還有一層，凡是那些一種描寫自身的作品，都比別的作品好，因為他是寫他自己的哲學，所以格外真。（比如冰心女士的作品和地山兄的三天的乞丐〔此文雖係筆記體，我看比他別的作品好的多〕因為差不多都是發表他們自己的哲學的，「真」是創作的一個必要的條件，至

雨點迎面打來，風腳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溼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著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濺濺，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台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蹣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複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

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

於創作之翻譯一層，我以為翻譯某人的作品必須要略略知道他的哲學才行，否則恐怕完全失了原作的本意，然而無論怎樣的翻譯，亦未必就能「絲絲入扣」呵。

三

前面的話說的極寬泛，似乎還不夠，我前面說過創作包含詩，小說，劇本和其他，現在且分別開來略說一說。

我們且先說詩，亞利士多德說「詩是一切作品中，最哲學的」，他這句話雖是太泛，然而已將「詩與哲學」的問題提出來了，其實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詩是文學中的一部分，比較的注意事项和感情的，所以詩便是想像與感情中得來的人生的批評，凡是好詩都是如此，時的好處是他有他的顯現的能力，詩能將人生宇宙中的美，精神的意義等的我們所不得見顯現出來，這樣詩與人生是極有關係的，所以馬太阿諾特（Matthew Arnold）說道詩根本上就是人生的批

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著雨怎樣就睡著了？惶恐的星眼對看著，怔了一會，慢慢的下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并肩走了。

外邊却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著他們自來自去，却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留）

月影

王統照

馮惠真從她的同學家中回來，胸中貯了憂鬱與慘傷的熱血，她記得，出他同學那個竹籬編成的門口的時候，就覺得心口裏一陣陣地被哀痛的同情的血絲，扭絞得作痛，當她那位憔悴虛弱的同學，用抖顫無力的手指，和她握別的時候，她幾乎沒有立住的勇氣，心卜卜的跳，連句慰藉的話，也說不上來，溫和暮氣中吹來的拂面春風，她却連打了兩個寒噤，那時太陽還射着微末的紅光，從淡淡的白雲中露出，街頭柳樹嫩綠的枝上，已是暗淡模糊，蒙了一層黑影，她那個可憐的同學，柔脆的心，已被悲哀衝破，含着滴不下來的眼淚，和她對立在一顆成陰的杏樹下面，呆呆地，只向三區外的柳枝裏看。

自然，她的同學，沒有再聲明看什麼的勇氣，與言語的能力，但她是知道的，的確，她想得和那位失望的婦人的心思，差不得一些，她却不敢說出，她雖不說出，而恐怖的意思，已經在她的腦神經中，開始活動起來，她便從悲哀的同情中，加上了一重

評詩人之所以偉大者以其能將理想很有力的很美的應用到人生上去。去答復這「怎樣生活」的問題。庫力利治 (Coleridge) 說沒有一個人可以作大詩人而不是一位大哲學家的。從這句話推論便可以說詩若不包含一種哲學便不能算好詩。因此若要創作好詩，必須要研究哲學。要「哲學的詩」纔算好詩。太戈爾便是一個好例。

四

其次便談小說和戲劇。一種小說必有一種主意，而小說中的人物便各人有各人的見解，這便是哲學。無論那一種小說都表示一種人生觀和人生的問題。小說是直接表現人生的。不論是那個小說家，是那一種小說，所敘述，所想像的都是人生的一部或全部。講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人們的思想，人們的感情，人們的行動，以及人們的喜怒哀樂，和人們的成功與失敗。這樣說來，可見小說家決不能沒有確定的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了。況且一部小說不論是事實與否，或者是假設的

隱約，細微的恐怖！她不能不走了，她們對立在竹籬外，約有十分鐘，各人的眼光裏，表現出特異的，奇訝的注視，各人的腦子裏，演出些癡念，與恐怖的幻影，不過她們緊緊互握住了手，在靜默中，自能從精神上，互訴出大量的悲慘的同情！

太陽完全落下去了，片片的輕雲，仍然在空中流動。東南山角上，已籠出一個半圓的新月來，月光很淡薄的，然而照到遠處山凹裏的平林；突出的峰頂，農夫的小屋，山腰中的幾株馬尾松，蒼蒼茫茫，現出一幅淡遠模糊的月夜圖。

小小的河流，從半坡形的曲澗中流過，由石齒內透出的清冷輕散的聲音，漸遠漸細，和坡上的野薔薇的芬芳的香，一同散布在這個春夜裏，來和寂寞的月色作伴，澗旁有條崎嶇的小道，便是惠真回校的道路。

原來她是這山後一所鄉村公立小學的教員，她那位同學，便是那所學校校長的妻子。

山中石道，彎曲的委實難行，細碎的小石子，佈滿了地上，兩面低低的石壁上，牛蒡子，和榆葉梅的細枝，交互橫斜，往往將裙子罣住。但她這時，全不覺得，心上沈沈的不知想些什麼，踏碎了滿地的月光，她也沒有什麼與感。但彷彿看見一個小小的搖籃裏，盛着未滿四歲的一個女孩子的尸體，疎秀的眉，和長而且黑的睫毛，緊閉着雙唇，還似向她作默示靜穩的天真之笑，而搖籃外面，一簇鮮豔的海棠花，映得那女孩子的腮頰，都失了紅潤。這種印象——兩點鐘以前的印象——使她柔脆的心絃裏，一面奏着哀慘的幼稚之愛的音樂，一面却觸發起恐怖，與顫慄的響聲來！她不時的

事實，或者竟完全是象徵，或是提出一種問題的解答，都不能不有自己的主意。換句話說，自己必有個見解——這便是哲學、戲劇呢，也和小說一般，差不多可以說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生與社會的縮影——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現代的小說家和戲劇作家如梅德林克、芝威爾士 (H. G. Wells)、高士倭綏等的作品，沒有一種不是直接間接發表他們的哲學的。所以要創作好小說和戲劇，亦必要有哲學做這種作品的本質。沒有哲學，決不能創作好小說和戲劇。

五

從上面四段，可歸納得下列之結論。

(一) 哲學是文學的創作的本質。要「哲學的」創作纔是真創作。

(二) 所謂哲學便是人生觀與世界觀，而文學家必須要有他的確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有好創作。

回頭望，似乎她那位同學，白晳的，無神的眼光，直楞楞的，還似對她釘住。於是她心裏，雖然想快快走到校內，而聽着水流，觸着大石的聲，和衣裾拂着草根的細響，都使她的腦力減少，疲軟，自己，攥住兩手，覺得手指，都冷冷地發抖，氣息悶在肺部，呼吸也有些困難。

月亮已明了許多，照得山徑中各種東西，都似活動的一般。水流聲也更急，而聲響也越大了。天上有幾道星光，都似向她的眼光中射出奇異的色彩，山上的樹影，被風吹動，也要向她撲來。她覺得額上的髮，有些水沾濡着，用手勉強拭去，也不知是那裏來的汗珠，身上雖是穿着兩件袷衣，還是冷得不堪。越想快走，而脚下絆住的東西愈多，可恨的小石子，偏跟着她的裙緣轉動，忽地撲的一聲，從她頭上，有個東西穿過去，她不覺得便斜倒在一叢矮樹的枝上，身上的神經，都如接觸着受電器一樣的麻木，戰抖，眼也不敢睜了，彷彿這恐怖空氣，要將她緊緊壓在一個洞裏一般！

經這一番驚恐的打擊，反將他的精神回復了，她定了定神，如做夢初醒似的，立起身來，很長的吸了兩口氣，便清楚了好多，只是身上的冷汗，還沾溼了衣袖。她扶着道旁的樹，一步步走着，足力也強健了，走了幾十步的光景，轉過一條斜路，便看見廣處矮矮的茅屋中，露出些半明的燈光，一片青草的廣場左面，老遠的就聽得有和平輕微的風琴聲，吹到她的耳膜。『噢！到了！』她從欣喜與願望中，進出了這三個字。

半圓的月影，由山角移到了中天，學校裏各屋子都沒有一點燈光，獨有瑪惠真